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

宋桂珍 姜波 主 编
王乐乐 副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宋桂珍等主编.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1

ISBN 7-207-05377-0

I. 中… II. 宋…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753 号

责任编辑:李 兵

装帧设计:李晓伟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

宋桂珍 姜 波 主编

出版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龙科印刷厂印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0.25

字 数 240 000

印 数 1 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377-0/I·751

定价:2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

编委会

主 编	宋桂珍	姜 波	
副主编	王乐乐		
参编者	宋桂珍	姜 波	王乐乐
	张彦哲	鹿 琳	孙志伟
	骆 雁	李慧军	唐振勇
	相龙烽	刘晓文	耿春明

前 言

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一向都是男权话语的言说，只有到了“五四”以后才有了真正体现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伴随着女性文学的诞生，对女性文学的评论与研究也随之开始，但由于种种原因，那时的女性文学研究还不够深入。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引进，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出现了热潮。一些研究者运用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令人耳目一新，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此种研究曾一度出现了某种偏向，走入了一种误区，即部分研究者不顾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语境，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简单地以“性别”为分野，只注重女性作家的“女性文本”，从中挖掘“女性意识”，而女性作家一旦抒写了反映广阔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政治文本”（如丁玲30年代以后的一些文本）或体现了阳刚之气，就被认为是走向“雄性化”或“无性化”，失去了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

本专著将针对“女性文学”研究中某些偏颇的观点，以开放的女性意识观照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将女性作家放到广阔的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她们文本中的“人的意识”和“女性意识”的双重觉醒，从而揭示出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亦女性亦人性、亦个人亦社会、亦阴柔亦阳刚的复合性特点。

西方女权主义认为，妇女的不利处境主要源于性别歧视，而我国妇女的亚文化地位是由政治、经济及父权制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所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是反对男性的压迫，而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质是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因此，我国“五四”时期女作家的创作总是以“时代女性”的姿态，主动热情地参与社会，反映女性的生活处境，呈现女性的价值与命运，由“人”的觉醒到“女性”的觉醒。她们或由对社会的疑问到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与探寻；或由个性解放的反叛

走向社会;或审视女性的生存状态,对生命意志予以讴歌;或对女性本体进行内审,从反面警醒女性如何成为“女人”和“人”……凡此种种的女性抒写都统统纳入了社会意识潮流之中。

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比起“五四”时期更有了女性的自觉与成熟,在表现女性与人生、女性与社会、女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女性与自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表现了女性的成长与文化的成熟,展现了社会与文化转型期女性的生存、人性、人情、人格和自审意识等文化内涵。归根结底,新时期女性文学仍然显示出社会文化观照下的“人的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总括起来,本专著将结合中国的国情,对现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实事求是地、合乎逻辑地予以研究和论述,从而对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文本范式、思想内涵、审美视角、风格特色等做出较全面科学的概括,力求展现现当代女性文学的独特价值与魅力。

宋桂珍

2001年10月

目 录

序 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女性文学	(1)
第一章 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之一：	
冰心与萧红	(1)
一、冰 心——对人生价值的永恒思考	(1)
二、萧 红——对生命内涵的深沉体验	(19)
第二章 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之二：	
丁玲与张爱玲	(34)
一、丁 玲——从寻找自我到寻找外部世界	(34)
二、张爱玲——破译人生的悲哀与苍凉	(50)
第三章 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之三：	
张洁与张辛欣	(79)
一、张 洁——寻找与逃离的悲剧	(79)
二、张辛欣——情绪与写实共存	(96)
第四章 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之四：	
铁凝与王安忆	(119)
一、铁 凝——性别与生存的思考	(119)
二、王安忆——情爱与伦理的自审	(148)
第五章 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之五：	
方方与池莉	(171)
一、方 方——关注现实,倾诉人生	(171)
二、池 莉——解构理想,认同世俗	(196)

第六章 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之六：

张抗抗与毕淑敏 (227)

一、张抗抗——历史与人生的质询 (227)

二、毕淑敏——生命与死亡的透视 (250)

第七章 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之七：

陈染与残雪 (270)

一、陈 染——私人化空间的写作者 (270)

二、残 雪——梦魇世界的书写者 (289)

后 记..... (307)

序 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与 中国女性文学

众所周知,18~19 世纪西方社会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伴随着 1789 年《人权宣言》这一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诞生,著名的妇女活动家玛丽·戈兹代表巴黎妇女俱乐部发表了《女权宣言》,主张女人与男人应有同等的权利。在英国,女权运动的领导人沃斯通克拉夫特于 1790 年和 1791 年先后发表了《为人权一辩》、《女权辩护》等,鲜明地打出了妇女权利的旗号。美国于 1848 年召开了首届女权大会,通过了伊丽莎白·斯坦顿起草的《权利和意见宣言》,提出了男女在工作、财产、受教育等方面的平等要求。这样,以美、英、法为首的女权主义运动到 20 世纪初形成了第一个高潮。这次女权运动主要是妇女向男性及男权发起进攻,要求平等参政、就业、受教育等权利。在这场运动中,英、美、法妇女都获得了选举权。这次女权运动社会与政治意义较强,但文化理论意义不足,尽管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这样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著作的出版,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形成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这次女权主义者在参与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中,进一步看到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也认识到了独立的妇女运动

的重要性,并于60年代后期建立了如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妇女平权同盟”,法国的“革命的女权主义者”、“纵火者小组”等妇女组织,标志着女权主义运动形成新的高潮。女权主义运动的“目的在于提高妇女自身对自我地位和潜力的认识,这便非常容易导向一种文化批判:在文化批判中,通过分析女人从属地位的形成原因,提高妇女对自身和现实的认识,从父权制对她们们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①

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在文化与理论上的意义便是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被重新“发现”,她们的观点被视为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伍尔夫在著作中提出一个中心论点:“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里的“钱”和“屋子”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指的是妇女要有经济地位,要有创作自由,要有在社会上独立存在的空间和价值,否则,创作将是一句空话。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初步运用“女权批评”方法对五位作家作品进行了颠覆性的阅读与批评,清算了其对妇女形象的歪曲与贬损,并提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这样著名的论断。伍尔夫和波伏娃的观点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1970年,凯特·米利特《性政治》的出版,是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形成的标志。她对现实社会予以考察,用大量的事实证明,男性和女性的种种差异都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文化使然,具体说就是父权制和父权意识作用的结果。她分析批评了四位男作家作品中的父权制性政治策略,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清算了文学中男性的“暴政”。

总体来说,女权批评“主要是针对男性文本的,以女性的视角将男性的文本作为靶子,强调妇女从自身经验出发的阅读的合理性,清算了男性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的歧视,解构了男性文本中的虚假女性形象,并力图在这样的颠覆性阅读中,提高妇女自身觉悟,使妇女选择一条自主的生活方式。”^②但这种面向男性的批评方式还是有局限的,作为女性自身的文学创作及女性独特的心理感受却无法了解,因而,女权主义批评家们很快就从对男性文本的颠覆性阅读转向了对女性文学的寻找、发现与研究上。比如爱伦·莫尔斯的《文学妇女》对“伟大”的女作家的研究,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提出的女性“亚文化”观点和女性创作的分期理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对女性创造力的分析,以及安妮·普拉特的《妇女小说中的原型模式》中的原型归纳等等,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观照研究女性文学,从而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得以丰富、发展与成熟。

80年代初期,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我国女权(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出现热潮。据有人统计,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由年均发表评介论文5篇左右,逐渐增至30篇左右。在众多的译介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文章中,有些是很有影响的。如朱虹的《〈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世界文学》,1981.4),谭大立的《“理论风暴中的一个经验孤儿”——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增刊),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3),《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略观》(《上海文论》,1989.2),康正果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文学评论》,1988.1),王岳川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女权主义批评》

(《学习与探索》,1993.1)等。伴随着译介文章的发表,介绍和研究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书籍也开始出版,如胡敏、陈彩霞、林树明翻译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林建法、赵拓翻译的托里·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除了上述三种专门的女权主义著作外,又出版一些以女权(性)主义文学理论及女性视角研究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专著,如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理历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的樊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的批判》(三联书店,1995年),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惠芬的《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等。这些文章与专著,尽管观点、方法、角度各有不同,但都在关注和研究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及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并力图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女性文学理论。

张冰岩在专著《女权主义文论》中介绍当时的情况说:文学界和学术界“很快就开始用这种产生于异域的理论来观照中国的文学创作了。这种观照可能是对长期被贬抑的女性形象的重新审视与极力赞美,可能是对男性文本中性别歧视观念的批判,可能是对女性传统的寻找和再发现,可能是对女性作品中体现的强烈女性意识和被幽闭的‘疯女人’的寻找……”说明女性文学理论观照的范围还是很广的。同时学术界在对“女权(性)主

义文学理论”这个新课题的研究及以此理论观照中国女性文学的过程中,呈现出很复杂的状态,出现过一些偏颇,也有过不小的争论。比如,对“女性文学”概念的界定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其一指女性作家的所有作品,即包括她们描写女性自我世界和感知的外部世界的全部创作。换句话说,既包括她们创作的“女性文本”,又包括“政治文本”,如丁玲 20 年代表现知识女性内心世界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 40 年代表现土改斗争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张洁 80 年代初表现女性爱情观念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及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表现工业改革题材的《沉重的翅膀》。这些出自丁玲和张洁笔下的抒写女性自我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全部作品,都属于女性文学范畴;其二是女性作家专门表现自我世界的作品,即女性写,写女性。表现女性的爱情、婚姻及以她们为中心的种种生活。此种观点特别强调女性的“性别意识”和“主体意识”。按此标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及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就不属于女性文学;其三是表现妇女题材的所有作品,即不论女作家还是男作家,凡以女性为描写对象,表现她们的遭遇与痛苦、觉醒与抗争等生活与思想的作品,都归属为女性文学范畴。由于对“女性文学”概念界定的不同,对它观照研究的角度、侧重点也就很不同。有的依据我们民族特殊的文化语境,择取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中有用的东西并加以改造分析研究中国的女性文学,而有的则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在对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中出现偏差。

我们认为何为“女性文学”的三种看法中,第一种更为科学。因为第二种看法只是把女性文学限定在女性写女性的狭小空间,忽视了女性作为社会人存在的价值。第三种看法又忽视了

女性文学所独具的女性意识。而第一种看法既强调了独特的女性视角与女性意识,又正视了女性作为社会人存在的现实。简言之,中国的女性文学具有亦女性亦人性、亦个人亦社会的复合性特点。

前文谈到,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是女权运动的文化成果,经典的西方女权主义是以社会性别论为其理论起点的,强调两性的社会性别差异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因而解构男性中心主义是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后来逐渐转向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上。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社会那样大规模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运动从来都是与社会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造成妇女悲惨命运的既是男权文化,又不仅仅是男权文化,而是有着更为深广的社会的政治背景 and 原因。这就是广大妇女与男子一样,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打倒三大敌人,解放中华民族,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首先为之奋斗的目标。因而广大妇女和男子一样,积极要求参与社会的、民族的、阶级的斗争,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中国几千年的父权制社会,使广大妇女一直处于“无我”状态,受到父权制和父权文化的压制与奴役,到了近现代,随着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展开,广大妇女也开始了摆脱男权樊篱的斗争。自尊、自爱、自省、自强,追求女性的人格独立与完整。这样,中国妇女解放就必然是“人”与“女性”的双重解放。在我们本民族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女性文学,也必然会带有复合性的特点,既有“女性文本”,又有“政治文本”(实际上这样截然区分是不很科学的)。而在很多研究者公认的“女性文本”所表现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中,又是与人的意识的觉醒相交织的。

丁玲的《孟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作品中女性的孤独与困惑，奋斗与追求，无不与社会的黑暗、苦闷及“五四”时代的潮流有关。茅盾先生称丁玲笔下的女性为“心灵上负着时代的苦闷和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这个概括是十分准确的。丁玲 30 年代以后开始表现农村生活和重大题材，出现了《田家冲》、《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被称为“政治文本”的作品，于是有人就认为丁玲抛弃了女性主义立场，投入到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通道，走向无性化或雄性化，只是在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时，她失去的女性意识才有所复归。这样一来势必会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斗争、重大题材的抒写权只归男性所有，女性只能躲进狭小的生活空间而自我认知和诉说。那么这男/女共有的话语空间不就拱手让给男子了吗？按照这个悖论走下去，实际上又投入了新的男权话语之中。

2001 年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女作家作品研讨会上，一些女作家和评论家对有些女作家把“女性写作”变成“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批评：“如果说女人只能并且只应该从事‘小女人’或‘私人化’写作，岂不是承认文学的宏大叙事只是一种男性写作的特权？如果说女性所关怀的世界只有身体和性，只有爱情和自我，那么是否等于印证了历史上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而将男女共有的天下拱手相让了？”^③与会者认为一个优秀的女作家应该关注自身以外的更为广阔的世界，女性意识中应有对人生、对现实的关怀。当然，我们认为“私人化空间”不是不可以写，但如果仅将这种文本作为女性文学的典范，那就失之偏颇了。

1998 年 11 月，在重庆沙坪坝召开了一次内容为“‘两性对

话’——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前景”的研讨会，与会的作家学者对女性主义、女性文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予以热烈的讨论，有些观点是很值得重视的。南京大学教授丁帆在分析了当前女性文学创作状况后说：“更为悲哀的是，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借鉴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理论时，不顾中国现实世界的诸多复杂因素，一味鼓吹女权主义文化与男权文化的对立性，而拒绝平权，这样，便把女性文学孤立化、绝对化，使她成为具有攻击的‘文化夺权工具’，这无疑是将女性文学送上革命的‘断头台’。”“女性文学应该是与社会媾和，与男性媾和的产物，她除了艺术上的独特表现外，在思想上却是谋求与世界的沟通……男女平权才是最高境界。”^④社科院教授陈骏涛在谈到女性文学持续发展时，强调应着力处理好几对关系：“性别意识和超性别意识的关系”；“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关系”；“自恋、自省和自强意识的关系”；“内视角和外视角的关系”；“消解男性中心与促进两性和谐的关系”。专家们的这些看法无疑对中国女性文学理论的建设及女性文学创作是有益的。

当代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中国的女性文学理论与女性文学创作也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它在体现女性自我意识、自我特色的同时，必然会体现我们民族语境、民族文化的特色，它不是女性独语的，而是两性对话的、沟通的，它不应锁闭在狭小的“私人空间”，而应走入广阔的世界。它是女性与人性、个人与社会、阴柔与阳刚的复合体。

注 释

①②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俞小石:《女性写作不是“身体写作”》,《文学报》,2001年9月27日。

④谭湘:《“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前景》,《红岩》,1999年第1期。

主要参考文献

①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②凯特·米利特:《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③张冰岩:《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④李琳:《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回巡与思考》,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0年。

⑤王侃:《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⑥谭湘:《“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前景》,《红岩》,1999年第1期。

第一章 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之一： 冰心与萧红

一、冰心——对人生价值的永恒思考

冰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众多作家的杰出代表人物，她以女性对社会独特的感受、敏锐的观察、睿智的思考，用小说、散文作为主要创作形式，透视剖析 20~40 年代的中国社会现状，探索研究人生的社会价值，鞭挞黑暗、弘扬美好，成为那一时代独树一帜的记录者、表现者和反思者。

透视剖析现实的“问题小说”

“五四”时代是中国人勇敢冲破封建樊笼，向封建制度大胆挑战、追求独立意识和人格尊严的一个觉醒的时代。社会的变革，决定了文学与时代同步前行，一批青年作家站在时代的前列，拿起笔来，开始对中国黑暗苦难的社会现实以及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进行思考，于是“问题小说”应运而生，并成为文学界的一种写作风尚。在用小说的形式探讨社会人生问题几乎成为当时所有小说作家的责任的同时，冰心应该说是以小说步入文坛，又以小说实现其“为人生”创作主张，触及社会面广，指出许多问题又多能切中时弊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我只是想把我所看